

# 论 APEC 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分析

Nancy Benjamin, Xinshen Diao 著 沈腊梅 译

原文出处：本文译自作者于 1997 年 9 月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学办公室提交的工作论文：

*Liberalizing APEC Trade in Servic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 一、引言

#### (一) 服务贸易

服务业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在大多数国家它都占到 GDP 的 50%到 80%。集体而言，由于服务业是几乎所有国家中最大的行业，所以，把服务业说成是其他行业生产中重要的中间投入也就不奇怪了。服务业还在国际贸易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虽然，在过去，服务曾经被认为是不可交易的，但现在，国际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5%左右。由于服务贸易不仅在国内经济中占据着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在国际经济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将会对其他行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其他行业的保护性环境也会影响服务贸易。

本文运用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服务部门自由化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的模拟数据，研究了 APEC 成员国之间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一些潜在影响。不完全竞争是研究服务贸易壁垒的一个有用框架。壁垒包括为符合国外法规、文书以及政府采购业务要求而支付的成本，还包括为获取国外市场信息和维护销售网络而支付的成本。这些壁垒减少了消费者寻求不同供应产品的选择机会，而增加了垄断定价的可能性。本研究中，服务贸易壁垒被描述为出口的固定成本。当贸易自由化减少了固定成本的支出需要时，经济福利就一定会增加。不过，研究结果也揭示了关于服务贸易对其他行业的影响这么一个重要的结构沿革。本节的其它篇幅对此基本框架作了一番概述：下一章则对 CGE 模型作更详尽的描述；文章的最后两章展示的是对模拟数据和研究结果的描述。

#### (二) 方法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方面的数据存在许多缺点。国家的国际收支帐户方面的汇编资料显示，许多服务贸易方面的数据都未记录下来，而且，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服务

贸易分类方式。事实上，一些明显增加的国际贸易数据都是从最近增加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取得的。同样，对服务贸易壁垒也很难测定。服务市场准入不仅受地方税收和产品供应补贴的影响，而且也受法规、报价、技术标准、文书要求、销售网络和政府采购标准等的影响。在乌拉圭回合之初，Hoekman（1996）初次尝试为一些国家的服务市场保护的相关程度确定衡量标准，采用的就是关贸总协定承诺的程度。Brown、Deardorff、Fox 和 Stern（1996）曾经运用上述衡量方法提出了关税当量，他们率先对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建立了模拟性数据模型。该模型包括了除农业外的所有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情形。

许多服务部门的企业方面的国际贸易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国外市场上如果没有当地行业（比如银行和保险业）的参与，要想在市场上从事销售活动是困难的。这就加强了服务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据估计，在许多国家的内引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中，服务投资占了其中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Hoekman，1996；OSA，1997）。因此，服务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壁垒很敏感。Petri（1997）运用在东道国中拥有国外子公司所有权的全球模型，研究了 APEC 中这类贸易壁垒所产生的影响。国外子公司拥有的生产技术与国内竞争者存在差别，但同时，国外子公司也面临着一个降低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的特别税收。

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影响服务的各种非关税壁垒（NTBs）给予了特定国的服务供应商在不同国家国内市场上不同程度的垄断权，包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因此，非关税壁垒允许不完全竞争服务部门的企业对不同国内市场实行价格歧视。在不完全竞争下的 CGE 模型中就有一个惯例，即：模型中的行业拥有固定的成本，这些固定成本使得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并且还考察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形。模型中，服务贸易壁垒也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因此，为了出口，企业必须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固定支出，以便收集市场信息，并且遵守法规及其他规定。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服务上的固定成本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比重可以归属到出口。但是，根据反事实的模拟数据，我们可以做出种种假设，并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形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进行检验。

## 二、模型

### （一）模型概述

世界经济由 10 个地区组成，每个地区有 11 个行业。模型中所有 APEC 成员国要么是一个独立国家，要么是一个由几个国家集中在一起的地区。这 10 个地区是：（1）美国、（2）加拿大、（3）日本、（4）中国、（5）墨西哥/智利、（6）澳大利亚/新西兰、（7）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8）东南亚、（9）欧盟、以及（10）其他未划入内的国家。这 11 个生产行业是：（1）农业、（2）能源、（3）纺织与造纸业、（4）石化产品、（5）金属工业、（6）交通运输、（7）其他制造业、（8）非贸易服务、（9）贸易与运输、（10）其他政府服务部门的企业、（11）其他私人服务部门的企业。除了其他私人服务部门的企业外，所有生产行业都具有完全竞争性。在这些行业里，Armington 体系把所有的国家都联系在一起，不同地区对商品的需求是存在差异的。

本研究的重点是非关税壁垒 (NTBs) 以及非关税壁垒对 APEC 各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 NTBs 提高了外国企业的出口成本, 防止了国内消费者越境套利。为了弄清楚这些, 私人服务部门的企业在建模是被设定为一个非竞争性部门, 而且在这个行业中, 企业在不同的国内市场上有受到价格歧视的可能。这个模型结构首先是由 Mercenier (1995) 在研究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提出的。根据 Mercenier (1995), 可以把该模型正式描述如下。

**(二) 家庭和最终需求**

假设每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决定都是由一个有代表性单个家庭做出的<sup>1</sup>。除了消费决定外, 这个有代表性的家庭也做出储蓄或投资的决定。但是, 该模型的静态特征使得储蓄不能内生决定, 所以说, 模型中储蓄率是固定不变的。

每个家庭把不同国家竞争性部门的产品都看作是不完全替代品 (Armington, 1996), 与此同时, 每个家庭又把每个在私人服务部门的企业——非竞争性部门——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个厂商制造的产品当作是特殊产品。这也就是说, “偏好” 显示了对私人服务部门企业的多样性偏好 (Dixit-Stiglitz 对此有详述, 1977)。因此, 偏好可以用二级效用函数来表示:

$$U_r = U[u_1(\cdot), u_2(\cdot), u_3(\cdot), \dots, u_j(\cdot)] \quad (1)$$

其中,  $u_j(\cdot)$  为消费产品  $j$  而获得的次效用,  $U_r(\cdot)$  为高级效用函数, 该函数可以把各行业的次效用水平转化为综合福利水平。对于由竞争性部门生产的产品的消费来说, 较低水平效用函数可以由 Armington 的组合产品所代替, 该组合产品是根据地区来划分的各消费品的综合。对于非竞争性部门产品的消费, 低水平效用函数是 10 个地区的各单个企业产品的综合。受数据的限制, 同时也是为了简化模型的需要, 我们假设每个地区都是一个综合产品的需求者, 而且, 面对的也是一个综合的次效用或 Armingtonian 函数, 也就是说, 把最终需求归类为家庭、政府的需求, 而中间或投资需求仅发生在高级函数阶段。而在低级函数阶段, 每个国家都充当了单个代理人的角色。规范来说, 等式 (1) 中的低级阶段的问题可由下面的 CES 函数来表示:

$$\begin{aligned} \text{Max } CD_{jr} + GD_{jr} + IVD_{jr} + ID_{jr} &= [\sum_{s \in W} \alpha_{jsr} M_{jsr}^{-\rho_j} + (1 - \sum_{s \in W} \alpha_{jsr}) D_{jr}^{-\rho_j}]^{-1/\rho_j} \\ \text{s.t. } PC_{jr}(CD_{jr} + GD_{jr} + IVD_{jr} + ID_{jr}) &\geq \sum_{s \in W} P_{jsr} M_{jsr} + P_{jrr} D_{jr}, \quad j \in CS \end{aligned} \quad (2)$$

$$\begin{aligned} \text{Max } CD_{jr} + GD_{jr} + IVD_{jr} + ID_{jr} \\ &= [\sum_{s \in W} \alpha_{jsr} \sum_{f \in F_{js}} M_{fjsr}^{-\rho_j} + (1 - \sum_{s \in W} \alpha_{jsr}) \sum_{f \in F_{jr}} D_{fjr}^{-\rho_j}]^{-1/\rho_j} \\ \text{s.t. } PC_{jr}(CD_{jr} + GD_{jr} + IVD_{jr} + ID_{jr}) \\ &\geq \sum_{s \in W} \sum_{f \in F_{js}} P_{fjsr} M_{fjsr} + \sum_{f \in F_{jr}} P_{fjrr} D_{fjr}, \quad j \in NC \end{aligned} \quad (3)$$

<sup>1</sup> 确实存在政府作为最终需求者的情形。政府的职能已经被简化为征税和消费最终产品。假设政府的收入是固定不变, 政府收入与政府消费之间的差额可以转化给家庭。

其中,在J表示行业集合的情况下,j为行业或产品指数。CS表示10个竞争性部门的子集,NC则表示非竞争性服务部门的企业子集,s,r是地区标志,而W为10个地区的集合;f是企业指数, $F_{jr}$ 表示在r地区j行业企业的集合; $M_{jsr}$ 表示r地区为了竞争性部门的产品j从s地区进口的物品, $M_{fjsr}$ 是r地区对f企业的产品的需求,而企业f处在s地区的非竞争性部门中; $D_{jr}$ 是对本地区r生产的j产品的需求,而 $D_{fjr}$ 是对企业f的产品的需求,企业f是国内企业; $P_{jsr}$ 是r地区面对的并且从s地区进口的产品j的价格, $P_{fjsr}$ 是f企业在r地区市场要求的产品的价格,而企业f位于s地区; $CD_{jr}$ 、 $GD_{jr}$ 、 $IVD_{jr}$ 和 $ID_{jr}$ 分别表示对综合产品j的家庭需求、政府需求、投资需求和中间需求; $PC_{jr}$ 是综合产品j的单位价格。消费者对综合产品j的最终需求,即 $CD_{jr}$ ,是根据家庭的高级效用函数和政府最终需求值而求得的; $PC_{jr} \cdot GD_{jr}$ 是政府固定比例的收入总额;投资需求值 $PC_{jr} \cdot IVD_{jr}$ 是固定比例的投资总额;而中间需求 $ID_{jr}$ 是由所有行业的生产技术决定的,对此,以后会做出界定。

按当前价格支出的家庭和政府的总消费加上投资需求就等于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又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另外,从数据可观察到每一个地区在贸易的初始阶段是不平衡的。所以说,消费和投资总值等于国民收入加上(或减去)贸易赤字(盈余);实际上,这个赤字(盈余)可以看作是(支付)外资或证券(负债)的收入。每一个地区的资本收入包括国内资本收入和来自非竞争性服务部门的企业纯利润。劳动力和资本在每一个地区的行业之间是完全流动的,但不能在国际间流动。

### (三) 非竞争性部门的企业

竞争性部门企业的模型框架是很规范的,因此,我们的讨论重点在于非竞争性服务部门的企业。假设私人服务业为规模生产收益递增,私人服务部门的企业中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在这一行业里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根据Mercenier(1995),我们假设竞争性部门的企业是市场供应的垄断商。当然这里不存在一般垄断模型。“垄断竞争的结果取决于许多细节,特别是企业的选择变量(如价格或产量)以及对其他公司反应的自然推测”(Helpman和Krugman, pp85, 1993)。许多研究者认为,可以采用传统的Cournot假设,也就是说,可以假设在其他企业的产出量既定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垄断企业可以选择产出量作为自己的重要变量。

贸易的非关税壁垒(NTBs)的存在,允许企业对不同国内市场上的不同消费者征收不同的f.o.b.价格。也就是说,市场是被分割的,消费者不能进行越境价格套利。特别是,企业具有激励动机而在市场份额较低的市场(例如国外市场)上制定低价格,而且企业还具有激励动机在这样的市场上限制销售数量以维持自己的价格,而在市场份额高的市场(如国内市场)里则制定高的价格。

规范说来,规模生产收益递增模型的构建,可以假设除了可变成本之外单个企业所面临的、固定的基本要素成本。可变成本和技术相关联,而这样的技术和竞争性部门中的技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x_{jr} = l_{jr}^{\beta_{ljr}} k_{jr}^{\beta_{kjr}} (\prod_{i \in J} i f d_{ijr}^{\beta_{ijr}}), \quad \in NC \quad (4)$$

其中，假如  $d_{i,jr}$  为  $j$  行业使用的产品  $i$  的中间需求，且  $\beta_l + \beta_k + \sum \beta_i = 1$ ，则  $x_{jr}$  为  $r$  地区  $j$  行业的担搁企业的产量， $l_{jr}$  和  $k_{jr}$  分别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资本的需求。

假设在每个地区（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非竞争性部门里的垄断企业之间是对称的，那么， $r$  地区非竞争性部门的总产量就是  $X_{jr} = n_{jr}x_{jr}$ ，其中， $n_{jr}$  是非竞争性部门  $j$  中企业的数量。在等式（3）中界定的可变投入品中的规模技术收益不变说明，生产的单位可变成本  $v_{jr}$ （因而是边际成本）是一个函数，即要素收益价格加上中间投入价格，也就是说， $v_{jr} = v_{jr}(w_r, r_r, PC_{1r}, \dots, PC_{jr})$ ，其中  $w_r, r_r$  分别表示工资率和资本收益率。

固定成本与产出量无关，所以说，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单个垄断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可以界定为：

$$V_{js} = v_{js} + \frac{(w_s \bar{L}_{js} + r_s \bar{K}_{js})}{x_{js}}, \quad j \in NC,$$

其中， $L$ 、 $K$  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固定投入。

根据 Cournot 的假设，一个垄断企业的价格差异策略，是对每一个作为它的可变战略的个体市场选择销售数量以使利润最大化，当然，必须是在其他企业在同样市场上的销售量和价格既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text{Max}_{\langle z_{jsr} \rangle} \pi_{js} = \sum_{r \in W} P_{jsr} z_{jsr} - v_{js} x_{js} - w_s \bar{L}_{js} - r_s \bar{K}_{js}, \quad j \in NC,$$

其中， $z_{jsr}$  是  $s$  地区单个企业企图出售给  $r$  地区消费者的产量，并且  $\sum_{r \in W} z_{jsr} = x_{js}$ （尽管  $r$  地区对  $s$  地区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为  $n_{js} z_{js} = n_{js} M_{jsr}$ 。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为  $n_{jr} z_{jr} = n_{jr} D_{jr}$ ）。特定国家利润最大化价格产生了 Lerner 公式：

$$\frac{P_{jsr} - v_{js}}{P_{jsr}} = - \frac{\partial P_{jsr}}{\partial z_{jsr}} \frac{z_{jsr}}{P_{jsr}}. \tag{5}$$

其中，式（5）等号右边表示企业对市场  $r$  的需求弹性的负数。我们可以在 Mercenier（1995）中找到关于这些需求弹性的计算方式。这些需求弹性主要取决于对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包括国内市场份额和国外市场份额）。当服务部门的企业的数量固定时，垄断企业获取的可能是非零利润。此外，企业的数量是根据进入和退出的程度而内生决定的，到达其中的某一点时利润降至 0（Chamberlain 大组案例，1993）。

由于企业的可见需求弹性取决于市场份额，所以式（5）意味着：如果一个企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很低（因而在这个市场上的可见需求弹性就低），那么，该企

业就只能在这个市场上收取一个较低的价格。反之，如果企业在市场上的市场份额高，那么该企业在这个市场上的可见需求弹性就高，而因此在该市场上收取的产品价格也就较高。很显然，至少对于服务部门的企业来说，企业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享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因此，式（5）意味着垄断企业可以在他们国内市场收取更高的价格，而在国外市场收取更低的价格。因此，对于进口国家来说，国内价格比私人服务部门的企业进口价格要高。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不同，关税壁垒通常既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又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而非关税壁垒有时只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然而，由于国内市场的关税壁垒会阻止更加廉价的国外产品的进入，因此，国内消费者不得不消费国内更加昂贵的产品，而消费不到国外的廉价产品。如果 APEC 成员国之间能减少非关税壁垒，那么，企业在不同国家市场上受到的价格歧视的可能性就小。这就是本文下一章要解决的主要任务。

### 三、对政策模拟数据的描述

我们的研究做了三个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取消了所有 APEC 成员国（也包括非 APEC 成员国）从别国进口产品所征的关税。此外，还取消了纺织品自我限制出口税。做这个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使亚太地区中的一些较小的经济体能从一个不能容忍选择性价格歧视的全球性体系中获益。另外，诸如日本以及其他东亚新兴经济强国一类的成员国，也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受益于这个全球经济秩序。东亚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经济组织，虽然东亚内部的贸易份额在迅速扩大，但是，东亚对世界其它地方的进出口也在继续增长。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开放贸易关系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使得东亚必须依赖该地区正式的贸易组织的支持。由于上述这些原因，APEC 内部的长期压力——尤其是来自于东亚成员国的长期压力，就是为全球经济的自由贸易而合作努力。因此，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通过取消了所有 APEC 成员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课征的关税，进行了非歧视模拟数据分析。

在第二个实验中，除了第一个实验所取消的关税外，我们通过下面这种假设使 APEC 的服务市场一体化了，这个假设是：在 APEC 成员国中的服务部门的企业中的垄断企业，从它们最初的价格歧视战略改变为单一的定价行为。形式上，企业所理解的、在一个综合市场中的需求弹性，变成了在 APEC 成员国中每一个个体经济的价格弹性的加权平均值，即：

$$E_{jsAPEC} = \sum_{r \in APEC} [E_{jsr} \frac{n_{js} z_{jsr}}{\sum_{r \in APEC} n_{js} z_{jsr}}], \quad s \in APEC,$$

其中， $E_{jsAPEC}$  是在 APEC 综合市场上企业所理解的需求弹性， $E_{jsr}$  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国内市场的需求弹性。 $\frac{n_{js} z_{jsr}}{\sum_{r \in APEC} n_{js} z_{jsr}}$  是在 APEC 成员国总需求中的每一个经济体所需求的份额。

这个实验可以按如下的思路予以合理化：虽然在 APEC 经济体里的服务部门的企业关税是忽略不计的，但仍存在各种非关税壁垒，如政府政策和安全规章等。这些壁垒授予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的权利。人们期望这个综合项目将通过抑制所有的非关税壁垒

形式来恢复越境套利。在 APEC 内,企业将被迫收取单一的价格。建立这个模型是很困难的,因为非关税壁垒在本质上是无法观察得到的。因此,被采纳的模型方案就包括了把这些非关税壁垒当作潜在的变量,这些变量则成了企业在前期综合均衡中价格歧视机会存在的基础。一旦这点被认识到,就能够从价格系统和寡头公司的选择性价格歧视策略的数据中推定,并且把它解释为这些行为就是非关税壁垒隐含结构的结果。这个实验还包含了强制个人企业在 APEC 市场内采用单一的价格,价格由它们平均区域广泛的垄断力量决定,并且把这种行为变解释为是对非关税壁垒不确定模型的消失的理想策略反应。

与正在实行一体化进程的服务市场一道,在实验 2 中,我们把在 APEC 成员国服务部门中经营的所有企业的固定成本减少了 10%。非关税壁垒增加了企业进入其他成员市场的难度,这些难度通常与从事出口业务企业的高固定成本相关联。一旦市场进入壁垒减少了,我们就可以预料在服务部门的企业的经营效率会更高,并且因此减少了他们的固定成本。

在最后的实验中,我们只模拟了服务部门市场一体化,加上 10%的固定成本的减少。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把在服务部门的市场一体化的效果与其他行业的政策相分离。服务部门的企业为其他的最终产品投入了大多数中间产品,并且成了该模型中最大的行业部门。这个实验可以帮助我们估算服务部门的企业自由化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

## 四、研究结果

### (一) 福利

APEC 成员国正在讨论降低服务贸易的关税和壁垒,因为这是实现成员国之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总体目标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项研究中,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讨论是在降低关税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些目标有时是单独模拟、有时是放在一起模拟的。因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高经济效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讨论其福利效应。接着,为了阐明结构性变化问题,我们对由贸易流量或产量变化说明的服务部门的结果进行跟踪研究。在所有这些实验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收支差额是固定的,但合作伙伴和部门的组合结构是可以有所变化的。

一开始就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取消关税是从前乌拉圭回合关税开始的,也由于 APEC 成员国还没有承诺要取消关税,所以,关税取消实验的意图并非是为了反映 APEC 关税自由化。相反,进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想要提供一个可比对象,并且允许在关税扭曲和无关税扭曲的情况下进行服务自由化的模拟。因此在表 1 中,我们发现地区福利与 APEC 成员国的关税取消相关联、关税的取消与服务自由化相关联、而服务自由化本身与最初实施的关税相关联。我们可以预期,那些一开始就实行最高水平关税保护的国家——即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从取消关税中获取最大的福利收益。

相对照而言,当只有服务贸易自由化时,福利收益的地区结构实际上是反向的。正如我们会在下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西方大国在服务上享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些国家会因为服务贸易壁垒的减少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实际上,这些国家从服务贸易自由化这方面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仅仅从取消关税上获得的收益。当然,这取决于实验的规模。所以,

作为一个基准，我们注意到当服务业固定成本减少 5% 时，对美国来说，关税和服务上获得的收益是等同的。

一方面，在关税问题上，各经济体减少服务业的自我保护会带来最大的收益；而另一方面，APEC 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从海外的自由化中获得额外的红利。因而对服务贸易壁垒的建模可以迫使供应商在资本和劳动力上花费更多，以获得国外市场信息和遵守国外的限制条款；固定成本在上升，而这与（实际）出口数量无关。服务贸易壁垒的减少是以减少固定成本和迫使 APEC 内各企业形成单一价格策略为模拟基础的。由于在这些实验中，我们使利润固定在一个基本水平上，但允许企业数量有所变化，并且，由于取消了国外合作伙伴之间的价格歧视，所以成本的降低导致了国内消费者服务价格的下降。

## （二）敏感性

基于服务贸易的基本结构，我们选择降低在 APEC 范围内所有地区服务部门的企业相同比例的固定成本。根据 Hoekman (1996) 预测的服务保护程度，可以在模型中把 APEC 下分为服务贸易相对开放地区或相对不开放地区。服务贸易方面的基本数据表明，各地区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相似的结构。各地区都把大多数服务输出到较开放的国家，而把较少的服务输出到较封闭的国家。我们还曾经试验了服务自由化的其他结构，如只允许拥有最大服务部门的企业使用较少的固定成本，→但结果与那些在这里所显示的结果并无二致。

关于这些实验的另外一个重要涉及到了不同程度的检验替代弹性。正如理论所能预测到的那样，当不完全竞争性服务部门的企业替代弹性降低时，服务自由化导致的福利收益就增加。不同的不完全竞争性产品的供应商之间低水平的替代性增加了垄断价格歧视的可能性，并且因此增加了因减少产生价格歧视的壁垒而获取的收益<sup>2</sup>。此外，部门贸易的绩效是削弱了，但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并且，与高弹性情况相比，在取消关税情况上并没有什么影响。还可以在竞争性部门 Armington 弹性价值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原先的这三个实验重做一次。结果又一次增加了福利收益、强化了结构贸易结果、同时并没有改变原先的结论。这里所显示的结果给出了竞争性部门保守的例子。

## （三）结构性效应

考虑到从净出口的变化所看到的部门的调整，在实验 1 中首先要注意的是：取消所有其他部门得到关税，对可交易服务带来的影响是很严重的<sup>3</sup>。在取消关税的实验中，美国服务业的赢余显著增加，而其他西方国家的 APEC 成员国的赤字有所下降。净出口下降最大的是欧盟，欧盟并未参加取消关税。中国增加了赢余，并且东南亚国家减少了赤字。然而，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却增加了赤字。在其他行业贸易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改变是最容易理解的。

模型中，关税的全方位取消导致了可以利用更多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的产生，但并不考虑非关税壁垒问题。在美国，服务业和农业获得了更高的赢余，与此同时，运输设备方

<sup>2</sup> 根据该模型中的标准，降低 Armington 服务弹性也会增加该行业的固定成本。

<sup>3</sup> 在绝大多数地区，服务部门的企业承担的关税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面的赤字却显著下降。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的较高贸易赤字使得这些变化（在贸易赤字的限制下）保持平衡<sup>4</sup>。亚洲国家的有些行业——如纺织业、能源业（东南亚）或其他制造业（新型工业化国家）——扩大了净出口，同时却增加了运输设备业和化工业的赤字。但更值得注意的、并且与服务自由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样一些情况：部门贸易平衡向相互抵消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向与基础数据显示的相反方向发展。

除上面提到的美国运输设备业赤字大幅下降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能源和金属业，加拿大的纺织业、造纸业和运输设备业，美国的化学制品业方面的贸易顺差也显著下降。同样在净收支差额方面也有许多其他的小幅下降。在服务自由化的情况下，这些相互抵消的贸易变动情况差不多并没有重复发生。在第三个实验中，贸易平衡的变动情况要比关税情况小一些。基础数据方面的盈余和赤字几乎总是很稳固的、或者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当只有服务业得以自由化时，它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把服务作为一种中间投入而进行的。正如前面所说，在基础的投入与产出数据中，服务是唯一最重要的中间投入。也正如表 3 所示，当服务贸易壁垒降低时，对于中间服务的需求就会明显增加。正如 Burgess (1990)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间服务究竟是抵消了还是增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其他原因。图 1 从主要因素的强度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从基础数据来看，这些数据表示在 APEC 国家（除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中，服务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并且，一般来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服务是被使用得最为集中的行业。这表明，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中间服务也大大地加强了其重要因素的强度。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大大加强了现有行业的贸易平衡。当然，在基本数据方面还存在很多测定法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结果显示的作用就是：因素强度可能存在在于服务自由化中。

在取消关税情况下，所有相对价格都直接受到了影响，并且生产性资源在行业之间发生变动的幅度较大。在第二个实验中，服务自由化伴随取消关税一起进行。但是，服务自由化在加强现有的贸易平衡方面的作用是持续不变的，而先前由于取消关税而导致的显著的贸易平衡的下降可以部分地被服务自由化相抵消。

当然，部门净贸易平衡并不是单独的政策目标，结构性问题也与国内需求的变化紧密相关。对于那些对部门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总产出是较为相关的底线（见表 4）。然而，由于取消关税使得产量最大程度地增加，净出口方面的变化是部门很好的指标。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那些显示了哪些部门把绝大多数服务用作中间产品的数据，就是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的最好指标。由于两项实验都牵涉到贸易壁垒的取消、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福利的增长，所以，绝大多数服务部门都有过产出量有一定程度增长的经历。而在产出量下降的例子中，这些数据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sup>4</sup>注意，贸易差额的变动和单向贸易流动的变动相比格外不稳定，而单向贸易流动的变动又常常是报道的结果。

## 五、结论

本文描述了构建作为固定成本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模型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内模拟分析了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发现：取消所有其他部门的关税，对服务部门的企业生产结构和贸易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根据该实验，那些对服务净出口表示出极大兴趣的 APEC 成员国，也正是那些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取了最大福利收益和最大服务净出口增长的国家。由于关税的取消导致了贸易模式更符合比较优势，大大降低了许多初始贸易净差额，表明情况在向着抵消产生基础贸易均衡的方向发展。相对照而言，服务贸易自由化几乎系统地加强了现有的贸易均衡，并且，当模拟中的贸易自由化与取消关税共同起作用时，这种作用回维持下去。我们发现，服务部门的资金和劳动力的相对使用与把服务尽量当作中间投入的其他部门对资金和劳动力的使用是相似的。因此，过去，在服务自由化下，对中间服务需求的增加往往会加强、而不是抵消那些决定部门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的作用。

APEC 的西方成员国也是那些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福利收益最大的国家。对美国来说，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而带来的福利收益，有可能等于甚至大于完全消除 APEC 关税而获得的福利收益。（附图表详见如下）

## 表格与附图

### 一、四份表格

表 1. 模拟中福利指数的变动情况(根据基础年度的%变动)

	出口 1 <sup>1</sup>	出口 2 <sup>2</sup>	出口 3 <sup>3</sup>
美国	0.908	2.658	1.731
加拿大	1.344	2.726	1.364
墨西哥/智利	1.408	1.917	0.555
澳大利亚/新西兰	2.983	4.111	1.111
日本	2.845	4.511	1.627
东亚四小龙 <sup>4</sup>	7.866	8.926	0.971
中国	7.392	7.241	-0.077
东南亚	6.789	7.656	0.908
欧盟	0.186	1.311	1.118
世界上其他地区	0.495	1.367	0.864

1. 取消 APEC 国家对世界各地进口品征收的一切关税；
2. 出口 1 加上 APEC 内部的一体化服务市场，可以降低 APEC 国家从事服务业的企业 10%的固定成本；
3. 只是 APEC 内部的一体化服务市场，并且降低 10%的固定成本；
4. 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表 2. 国别服务部门净出口水平, 按十亿美元计

	基数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2.1 美国				
私营服务业	3.7473	18.0814	20.9632	6.4149
农业	22.9362	51.0476	51.4247	23.0591
能源	-42.3982	-39.2488	-39.5348	-42.7272
纺织和造纸	-41.5251	-55.4163	-56.3681	-42.2793
石化	12.3747	10.1849	9.8917	12.1278
金属	-12.3527	-13.8129	-14.0751	-12.5908
运输业	-11.8235	-9.4033	-9.8830	-12.3126
其它制造业	-15.6546	-47.8873	-49.1360	-16.6287
2.2 加拿大				
私营服务业	-10.3344	-9.1673	-9.2611	-10.4485
农业	5.2372	7.7857	7.8210	5.2529
能源	8.6312	8.9130	9.0480	8.7636
纺织和造纸	10.6252	8.6332	8.7042	10.7258
石化	-1.9828	-2.1375	-2.1346	-1.9778
金属	2.5780	2.4181	2.4263	2.5882
运输业	6.3401	5.7526	5.8045	6.3993
其它制造业	-19.7889	-21.0098	-21.2330	-20.0071
2.3 墨西哥/智利				
私营服务业	-2.4678	-1.3283	-1.9997	-2.9368
农业	0.2242	1.9806	2.0777	0.2807
能源	7.8486	7.9337	8.0571	7.9426
纺织和造纸	-1.8570	-1.9814	-1.9099	-1.8116
石化	-5.8546	-5.7903	-5.7597	-5.8458
金属	0.3381	0.0410	0.0965	0.3765
运输业	-4.3094	-5.4695	-5.4184	-4.2722
其它制造业	-8.0427	-10.2148	-10.1027	-7.9594

表 2. 按国家计算的行业净出口水平—续, 十亿美元计

	基数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2.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私营服务业	-1.4349	-1.9617	-1.9548	-1.3753
农业	15.8639	26.3621	26.6056	16.0099
能源	11.1117	10.6739	10.7149	11.1487
纺织和造纸	-3.4234	-6.2217	-6.2918	-3.4684
石化	-3.2671	-4.4245	-4.4745	-3.3104
金属	2.4498	1.9506	1.9416	2.4450
运输业	-6.3939	-8.4980	-8.5514	-6.4377
其它制造业	-13.0008	-15.3985	-15.4987	-13.0944
2.5 日本				
私营服务业	-6.6360	-7.4482	-8.3538	-7.7293

农业	-41.6624	-94.0601	-94.9412	-42.0585
能源	-50.7555	-52.7186	-52.7973	-50.8284
纺织和造纸	-14.7299	-14.9176	-15.0735	-14.8578
石化	1.7243	5.4755	5.6134	1.8232
金属	11.6275	14.2971	14.4174	11.7405
运输业	75.9006	84.2608	84.8935	76.5056
其它制造业	147.7895	187.0193	188.3319	148.8706
2.6 东亚四小龙				
私营服务业	-6.2986	-6.8271	-6.7341	-6.3157
农业	-13.9189	-25.1649	-25.4636	-14.0864
能源	-23.4715	-25.0507	-25.2048	-23.6240
纺织和造纸	30.8137	46.0744	46.4059	31.0731
石化	-2.9875	-4.1544	-4.2533	-3.0551
金属	-5.9598	-6.9587	-6.9854	-5.9792
运输业	-5.1732	-6.3115	-6.3056	-5.1660
其它制造业	13.9959	16.3803	16.4661	14.0883
2.7 中国				
私营服务业	7.2710	13.3554	11.6165	5.9278
农业	5.1735	12.4408	12.7113	5.3502
能源	1.5083	2.7072	2.7906	1.5786
纺织和造纸	20.2462	18.5446	19.1983	20.7268
石化	-8.2310	-10.2157	-10.0791	-8.1218
金属	-3.1386	-4.2358	-4.1584	-3.0771
运输业	-5.2875	-9.7644	-9.7399	-5.2695
其它制造业	-9.0121	-15.7981	-15.5106	-8.7864
2.8 东南亚				
私营服务业	-4.8003	-0.4885	-0.7893	-4.8384
农业	15.5061	14.2209	14.3488	15.6270
能源	12.2100	14.0306	14.0184	12.1506
纺织和造纸	19.4452	22.8130	23.0306	19.5996
石化	-9.7275	-10.9194	-11.0024	-9.8378
金属	-8.5116	-10.1272	-10.1552	-8.5509
运输业	-8.7996	-12.2005	-12.2348	-8.8411
其它制造业	-8.8061	-13.3560	-13.3479	-8.8401
2.9 欧盟				
私营服务业	35.0393	13.7423	15.8564	36.8427
农业	-16.5356	-8.2178	-8.5131	-16.8753
能源	-63.5860	-63.9632	-64.6501	-64.2244
纺织和造纸	-25.4473	-25.6343	-26.1110	-25.8498
石化	31.5481	35.3690	35.5532	31.7504
金属	11.7439	14.0552	14.0079	11.7089
运输业	16.6733	19.0514	19.0343	16.6952
其它制造业	21.0021	29.4311	29.4633	21.0963

表 3. 把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需求变动情况(从基础年开始的%变动情况)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美国	1.73	3.23	3.28
加拿大	3.46	5.71	3.55
墨西哥和智利	0.34	2.15	3.38
澳大利亚/新西兰	3.75	5.80	3.22
日本	1.61	4.83	4.90
东亚四小龙	4.59	6.34	2.81
中国	8.96	10.71	3.27
东南亚	11.25	16.41	4.44
欧盟	-0.29	0.22	1.48
世界上其他地区	-0.09	0.48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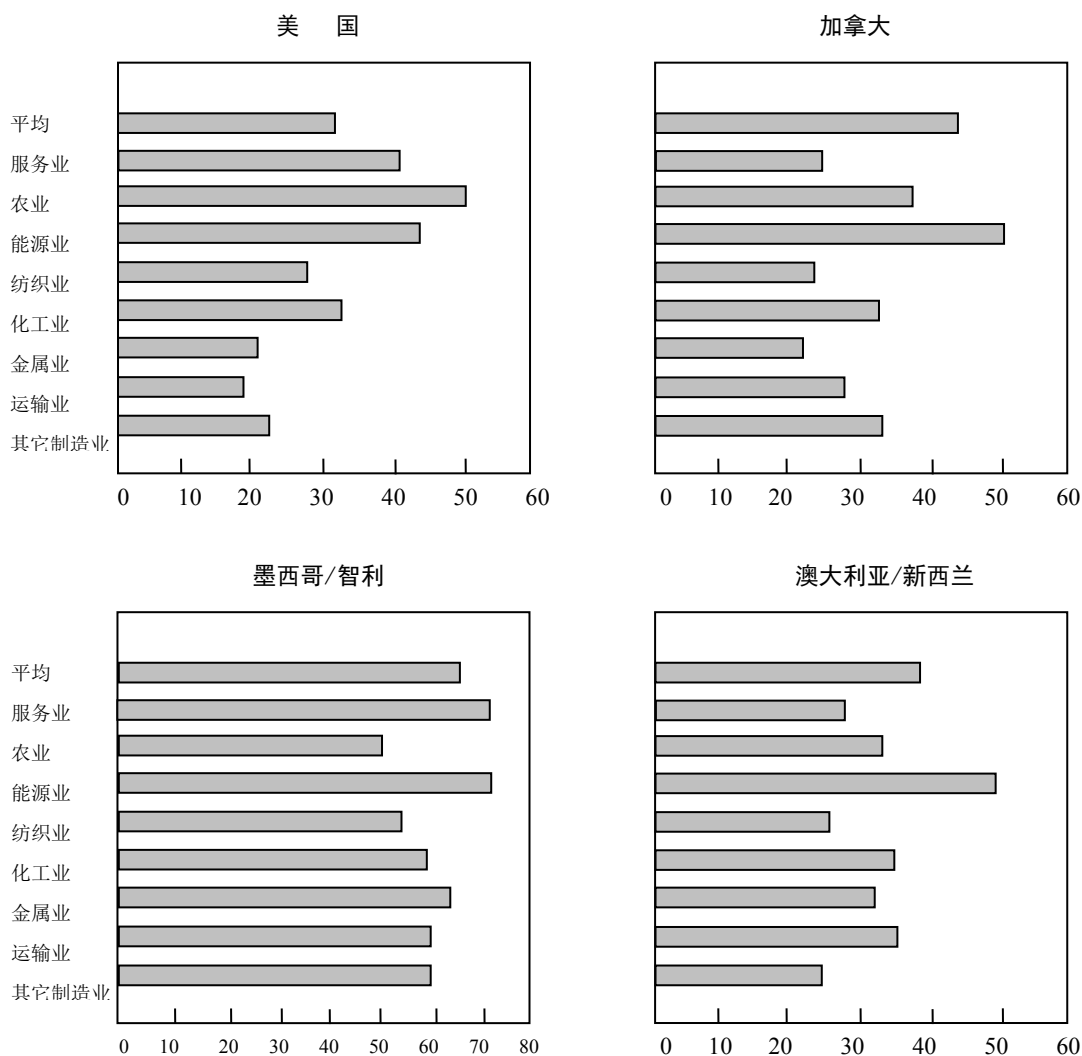
表 4. 从基础年开始的产出变动情况(从基础年开始的%变动情况)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出口 1	出口 2	出口 3
4.1 美国				4.5 日本		
私营服务业	0.31	2.94	2.61	-0.98	1.48	2.45
农业	6.78	8.25	1.39	-1.05	-0.04	1.02
能源	2.14	3.17	1.01	0.18	1.95	1.78
纺织和造纸	-1.20	-0.38	0.83	1.68	2.78	1.10
石化	0.23	1.10	0.87	2.27	3.42	1.13
金属	1.82	2.34	0.51	3.96	4.69	0.70
运输业	2.66	3.21	0.54	5.25	6.11	0.82
其它制造业	1.99	2.13	0.14	7.56	8.28	0.64
4.2 加拿大				4.6 东亚四小龙		
私营服务业	1.64	4.26	2.57	0.02	2.12	1.99
农业	5.87	7.17	1.24	6.33	7.15	0.78
能源	2.07	3.46	1.36	-0.33	0.01	0.38
纺织和造纸	-0.51	0.63	1.14	23.91	24.93	0.86
石化	0.46	1.76	1.29	6.10	6.77	0.66
金属	1.79	2.56	0.75	5.03	5.54	0.50
运输业	1.04	2.06	1.01	2.58	3.18	0.57
其它制造业	1.77	2.15	0.38	9.41	9.90	0.45
4.3 墨西哥/智利				4.7 中国		
私营服务业	-1.03	-0.82	0.78	18.97	17.41	-0.51
农业	-0.74	-0.20	0.54	-5.00	-5.07	-0.07
能源	5.23	6.37	0.83	10.61	11.46	0.62
纺织和造纸	0.91	1.64	0.67	27.04	28.50	0.89
石化	0.94	1.64	0.65	4.02	4.60	0.44
金属	5.74	6.47	0.58	9.60	10.22	0.47

运输业	4.82	5.62	0.66	12.52	13.38	0.65
其它制造业	8.86	9.80	0.73	11.84	12.67	0.63
4.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4.8 东南亚		
私营服务业	0.09	2.45	2.46	1.22	2.20	1.80
农业	20.37	21.46	0.93	-1.73	-1.20	0.51
能源	-1.83	-1.37	0.42	10.38	10.37	-0.24
纺织和造纸	-2.40	-1.56	0.88	25.70	26.61	0.60
石化	1.65	2.52	0.86	1.87	2.35	0.45
金属	0.65	1.07	0.41	6.12	6.37	0.15
运输业	-3.36	-2.92	0.45	0.98	1.19	0.20
其它制造业	-1.44	-1.09	0.33	19.81	20.23	0.25

## 二、两份附图

图1 资本在增加值中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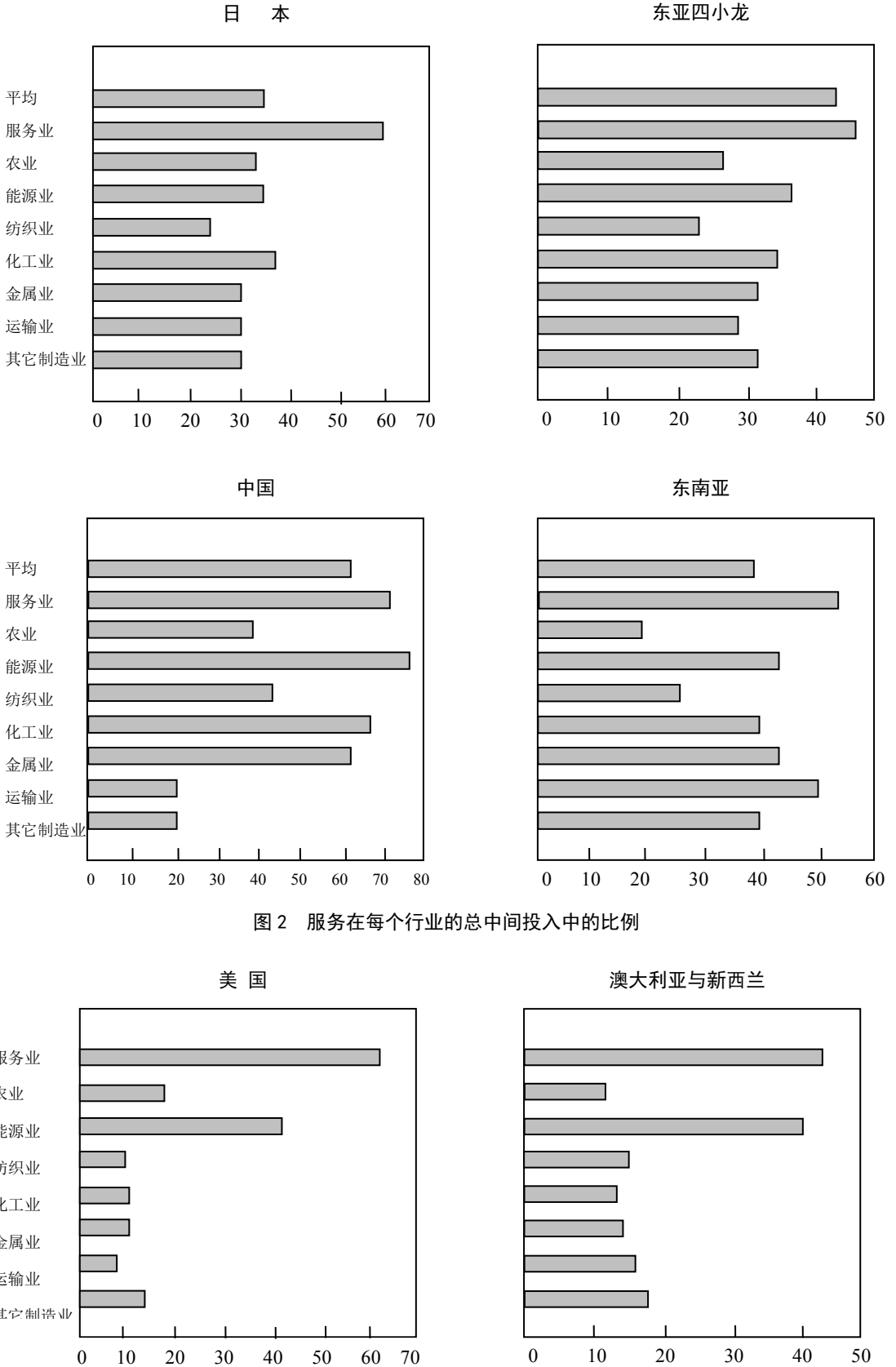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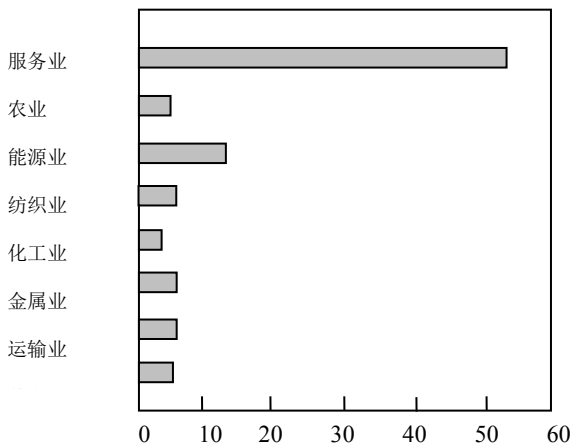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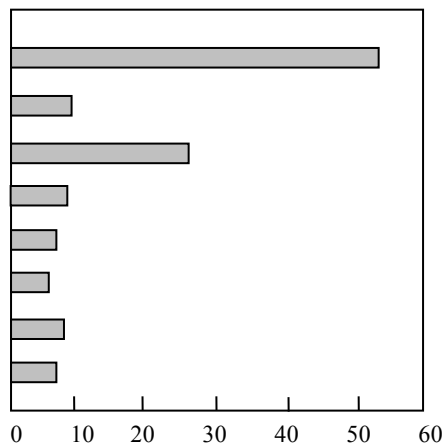


图 2 服务在每个行业的总中间投入中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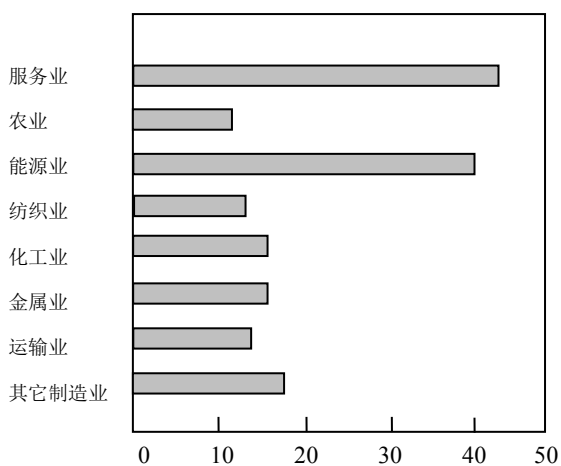
墨西哥/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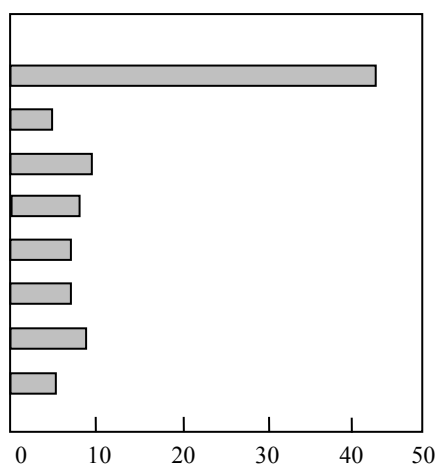
墨西哥/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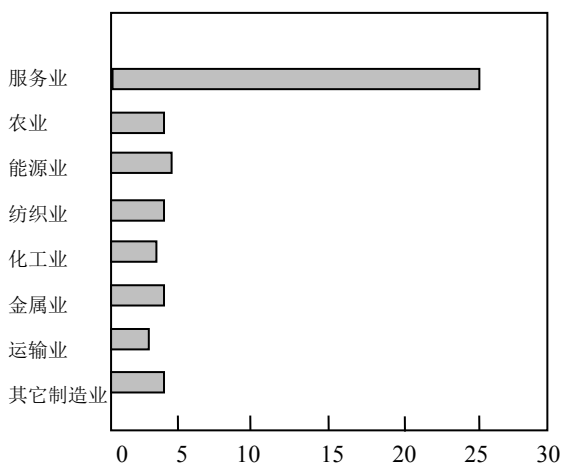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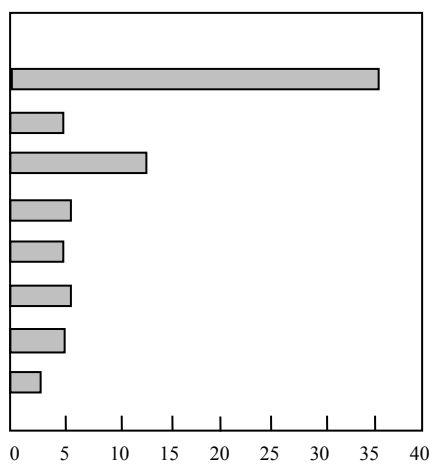
东亚四小龙



中国



东南亚



译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

邮 编：310012